

張伯偉 編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一輯

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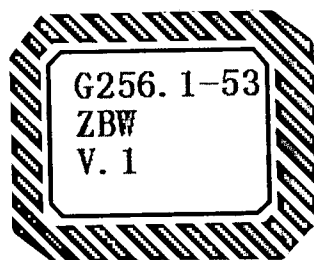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一輯

張伯偉 編



中華書局

2005年 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1輯/張伯偉編. - 北京:中華書局, 2005
ISBN 7-101-04607-X

I. 域… II. 張… III. 古籍-中國-年刊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0416 號

書 名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

編 者 張伯偉

責任編輯 孫文穎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787×960 毫米 1/16

印張 28³/₄ 字數 460 千字

印 數 1-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7-101-04607-X/K·1991

定 價 54.00 元

發刊詞

四百多年前，越南使者馮克寬赴京參加萬曆皇帝的萬壽節，與來自朝鮮的使臣李晔光酬唱贈答云：“彼此雖殊山海域，淵源同一聖賢書。”百餘年後的康熙朝中，越南使者阮公沆出使中國，再度與朝鮮使臣相逢於燕京，又贈詩云：“威儀共秉周家禮，學問同遵孔氏書。”這些在越南、朝鮮流傳很廣的詩句，表達並代表了東亞地區的讀書人對彼此共享的漢文化的認同之情。事實上，在二十世紀以前，漢字是東亞各國的通用文字，一切正規的著述，一切重大的場合，一切政府與民間的外交，都離不開漢字的媒介。昔人云“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誰能說漢字的出現，在人類文明史上不是一件驚天地、動鬼神的大事呢？所謂“域外漢籍”——留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用漢字撰寫的各類文獻——便是其結晶。

對域外漢籍展開研究，是近二十年來國際學術的新的動向。站在學術的立場上看，這門新學問的意義在於：它將擴大中國文化研究者的視野，賦予歷史上的漢文典籍以整體的認識，進而改善與之相關的漢語言文學研究、中國傳統思想研究、東亞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等學科。正是爲了促進這門新學問在中國的展開，集中交流中外學者的研究心得，我們創辦了《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集刊》擁有這樣的宗旨：它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虛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絕；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

總之，它重視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研究，於多種風格兼收並蓄，而不拘泥採用何種方法、得出何種結論。在域外漢籍研究領域中，固然會有許多新材料的發現，但《集刊》更重在發明，期待從各個方面闡發漢文化的意義。“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它追求的目標。

在中國學術界，域外漢籍研究是一片剛開始耕耘的廣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喚着一切有志於開墾的學人將自己的智慧與熱情投入其中。《集刊》願與這樣的學人共同成長。

目次

發刊詞	(1)
-----	-------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的文獻價值	党銀平 (3)
《高麗史·樂志》“唐樂”的文化性格及其唐代淵源	王小盾 (23)
《十抄詩》及其注本文獻價值	(日本) 岡田千穗 (73)
《十抄詩》叢割	金程宇 (91)
朝鮮安平大君李瑬及“匪懈堂瀟湘八景詩卷”析論	衣若芬 (113)
《纂注分類杜詩》研究	左江 (141)
華西先生說《孟子》“浩然章”義平議	張伯偉 (171)
柳重教《詩講義發問》質疑朱熹《詩》說問題研究	鄒國平 (197)

日本漢籍研究

空海在唐作詩考	蔡毅 (211)
伏見宮舊藏《雜抄》卷十四述考	
..... (日本) 住吉朋彦 撰 金程宇 譯	(221)
非詩話——一位經學家的詩學立場	張寅彭 (233)
《大東世語》與日本《世說》仿作	錢南秀 (251)

越南漢籍研究

越南古籍刊刻述論	劉玉珥 (269)
《皇越詩選》所載越南與朝鮮使臣酬唱詩	(韓國) 朴現圭 (293)

漢籍交流研究

《續高僧傳》管見——以興聖寺本爲中心	
..... (日本) 藤善真澄 撰 劉建英 韓昇 譯	(307)

宋人撰述流傳麗、鮮兩朝考	鞏本棟 (323)
《耕織圖》的歷程——從宋濂《題織圖卷後》談起	李 慶 (387)
論董越《朝鮮賦》——兼談古代外交與辭賦的關係	曹 虹 (411)

稀見資料介紹

翁方綱致金正喜書(影印)	(425)
翁方綱致金正喜書釋文並跋	二 庵 (447)

稿約	(451)
----------	-------

朝鮮—韓國漢籍研究

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的文獻價值

党銀平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是唐末來華的新羅文人崔致遠歸國後於光啓二年(886)正月編定的詩文別集，集中收錄了他在淮南幕府四年期間所撰的表狀書啓等公私文翰，內容涉及到唐末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及重要歷史人物，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唐末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圖景，蘊含了許多我國正史失載或語焉不詳的原始史料，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清代以研經博物聞名東南的朱緒曾及近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皆對該集的史料價值頗為推重^①。本文擬通過唐末相關史料的梳理辨正，分別對該集的史料價值略作考論。

一、一個異國幕僚筆下的唐末實錄

黃巢起義發生在唐僖宗乾符至中和年間，歷時十年之久，是唐末乃至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唐代自武宗後已無官方實錄，故有關這一事件的史料十分匱乏。唐末曾有託名韋昭度等所撰《續實運錄》(《崇文總目》卷二著錄爲楊涉撰、韋莊箋)，卻久已散佚，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考異》中共援引二十條，其錯誤甚多。北宋仁宗時宋敏求曾補撰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一百四十三卷，又失於簡略零碎。後代可資參考的主要爲兩《唐書》之《僖宗紀》及《黃巢傳》、《資治通鑑》及明人茅元儀所著《平巢事迹考》等。但這些正史或雜錄因編撰者“各自編排，不相參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六“正史類二”)，同書之內與各書之間的記載常相互歧異，敘事錯亂抵牾。如兩《唐

^① 見《開有益齋讀書志》卷五“別集”，中華書局，1993年版，頁73；《寒柳堂集》之《韋莊〈秦婦吟〉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頁108。

書》之“僖宗本紀”及“黃巢傳”的部分記事便頗多混亂失實，屢遭後人糾謬，岑仲勉即謂其“乃同於斷爛朝報，而且錯誤甚多，讀者病焉”^①。司馬光所編《資治通鑑》材料豐富，素以嚴謹著稱，但在許多史實上也偶有疏漏或訛誤。至於《平巢事迹考》一書，則因“全剿《資治通鑑》之文”（《四庫提要》），記事極簡，故有學者認為“更無史料價值可言”^②。這都給後世考察唐末史實和黃巢起義帶來了不小的障礙。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則留存了許多與此相關的原始史料，其中不少可以補苴史書之闕失，糾正史籍之訛誤，為晚唐史的研究增添了確鑿可信的文獻。今人岑仲勉《隋唐史》、方積六《黃巢起義考》、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俞兆鵬《黃巢起義史》^③曾經有所涉及，臺灣學者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也多有徵引^④。茲就前人論述不詳或未及發覆處略作一些補正。

（一）淮南節度使高駢東塘撤兵的內幕

據《資治通鑑》卷二五四載，中和元年（881）五月，淮南節度使高駢因“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東塘。”但此次出兵卻于本年九月草草撤回揚州。關於罷兵原因，司馬光稱：“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又認為：“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竇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襁雉集之異耳。”^⑤《舊唐書·僖宗紀》、兩《唐書》之《高駢傳》及《平巢事迹考》所記略同，皆以為高駢先是虛張聲勢，後乃保全實力，自行撤兵。

《桂苑筆耕集》錄有崔致遠代高駢所撰的數篇表狀，皆曾敘及東塘撤軍的原因，但所說與諸史頗為不同。該集卷二《請巡幸江淮表》稱高駢：“昨率舟師，暫屯江次，必欲朝離楚岸，暮及漢濱，旗張商嶺之風，劍拂秦川之

① 《隋唐史》第49節“唐末之一瞥及其史料”，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頁446。

② 臧嶸《王仙芝黃巢起義始年考》，載《隋唐五代史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頁264。

③ 方積六《黃巢起義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胡如雷《唐末農民戰爭》，中華書局，1979年版；俞兆鵬《黃巢起義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④ 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中華書局，1986年版。

⑤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唐紀七十》，中華書局，1956年版，冊17，頁8251、頁8258。

霧。願言薄伐，冀效微勞。尋蒙陛下遠許分憂，不令離任，臣進退唯命，始終無虧。寧招曠職之譏，敢涉爭功之責。又緣淮海乍息煙塵，忽若去兵，必當致寇，則乃江南沃壤，盡成蠶食之資；淮北強鄰，暗展鯨吞之勢。輿賦既無所倚，軍須將必屢空。是以仰奉敕書，已班師旅。”^①卷一〇《魏博韓簡侍中》又云：“某昨欲剖巢熏穴，久爲淬甲勵兵。及出師徒，又蒙詔旨，且令利權山海，鎮壓江淮，一弭國仇，先資邦賦。”^②這兩文俱作于中和元年撤兵後不久，說明高駢出兵東塘後，唐僖宗爲保全江淮之地，曾傳詔勒令高駢罷兵。崔氏于中和二年(882)代高駢所撰《答襄陽郃將軍書》中節錄了唐僖宗當時所頒詔文云：“及當中夏，乃出大軍，既知其北路阻艱，遂決於西征利涉，尋奉詔旨云：‘卿手下甲兵數少，眼前防慮處多，但保淮南之封疆，協和浙右之師旅。爲朕全吳越之地，遣朕無東南之憂。’……某以兵機固難自滯，君命有所不從，已事征行，必期進發，占風選日，只欲奮飛。又奉七月十一日詔旨云：‘諸道師徒四面攻討，計度收剋，朝夕可期，卿宜式遏寇戎，饋輦粟帛，何必離任，則是勤王，或恐餘孽遁逃，最要先事佈置。’以此再承綸旨，遂駐舟師。”^③可見，唐僖宗于中和元年五月和七月十一日曾兩次敕令高駢退保淮南。

儘管如此，高駢的撤軍之舉仍引起東南鄰鎮徐州時溥和浙西周寶的“讒誣”，並招致“聖朝猜慮”(《答襄陽郃將軍書》)，高駢對此頗爲激憤，認爲這類非議是“弄唇吻以鑠金，衆皆妙手；拭瞳眸而辨玉，多是清官”(《桂苑筆耕集》卷一一《答江西王尚書書》)。爲此，他在撤軍翌年令崔致遠所撰《謝御札衣襟並國信表》(卷二)、《讓官請致仕表》(卷二)、《謝宣慰狀》(卷三)、《告報諸道征會軍兵書》(卷一一)、《答江西王尚書書》(卷一一)、《光州李罕之》(卷一二)數文中，多次援引唐僖宗的詔文，反復申辯撤兵乃因唐僖宗“不令離任”，自己“不敢違命”，只得奉詔班師。這便與《資治通鑑》卷二五四所載“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之說有所不符。

客觀地說，高駢之撤兵不排除有觀望自保之嫌，但另一方面也與唐廷朝

① 《崔文昌侯全集》(下簡稱《全集》)，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1972年編，頁298。

② 《全集》，頁332。

③ 《桂苑筆耕集》卷一一，《全集》，頁345—346。

令夕改及東南鄰鎮間的相互掣肘確有莫大關係。出兵東塘之前，唐僖宗曾多次催促高駢率師勤王，以至使者“冠蓋相望”（《新唐書》卷二二四《高駢傳》）；出兵後又屢次下詔阻止，遂令高駢進退失據，不知所從。加之感化節度使時溥和浙西節度使周寶對淮南封地的覬覦，使得高駢對傾師西征產生了後顧之憂。如果僅將東塘撤兵的罪責完全歸咎于高駢，顯然不盡符合當時的實情。

（二）宜君之役的時間與結果

據《舊唐書》卷一九下《僖宗紀》、《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和《資治通鑑》卷二五五記載，中和二年（882），黃巢部將尚讓與朱溫擊敗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佔領邵陽，繼而率兵進攻京兆華原縣，在宜君寨與唐軍發生激戰。宜君之戰的時間，《舊唐書·僖宗紀》和《資治通鑑》皆繫于中和二年七月，《新唐書·黃巢傳》則繫于同年六月。從史源上看，《資治通鑑》與《新唐書》於此事多採宋敏求《補唐實錄》，兩書記事本應相同，但司馬光卻採用了《舊唐書·僖宗紀》的時間，使人難辨是非。至於宜君之戰的結果，三書所載倒頗相似，皆略云當時“雨雪盈尺，甚寒，賊兵凍死者十二三”，這亦令人產生疑惑。

對此，《桂苑筆耕集》卷一《賀殺戮黃巢徒伴表》收錄了淮南駐西川進奏院傳回本道的一份狀報，明確稱：“北路軍前定難軍節度使拓跋思恭、保大軍節度使東方逵等奏：宜君縣南殺戮逆賊黃巢徒伴二萬餘人，生擒三千人並賊將者。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賊徒潰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排仗受宰臣及百僚賀禮畢者。”^①同集卷六《賀殺黃巢賊徒狀》亦有同載。高駢通過本道進奏院狀報獲悉了宜君戰役的結果，中和二年六月十三日，唐僖宗曾特為宜君之捷在成都接受百官朝賀。據此可知，宜君之戰應發生於六月十三日前，而本年七月當是義軍進攻鳳翔、擊敗該鎮節度使李昌言的時間。《新唐書·黃巢傳》所記較為準確，《舊唐書·僖宗紀》和《資治通鑑》皆誤。另崔氏二文並無雨雪天寒的描述，疑《舊唐書·僖宗紀》和《資治通鑑》所記六月“大雪盈尺”的景象恐非實錄。

（三）成令瓌與潼關防務

潼關是關中的首要門戶，也是唐都長安的東面屏障，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黃巢攻佔荊南後，唐廷遣原荊南節度使王鐸鎮守（《北夢瑣言》卷三）。廣

^① 《全集》，頁290—291。

明元年(880)十二月三日,王鐸棄關而逃,黃巢率義軍遂攻佔潼關要塞。但黃巢奪占潼關後,由何人負責留守,兩《唐書》、《資治通鑑》及《平巢事迹考》等皆闕載。《桂苑筆耕集》卷五《奏誘降黃巢下賊將成令瓌狀》載:“右件賊徒元受黃巢指使,佔據潼關,尋自擊隊奔逃,所在燒劫,就中斬、黃管內,最甚傷殘。”^①據此狀可知,黃巢西進後,留守潼關的義軍將領乃成令瓌。這一記載雖為孤證,但因此文乃崔致遠于中和二年所記,故最可採信。成令瓌留守不久,便率眾逃離潼關,《資治通鑑》卷二五四記載,中和元年(881)四月,唐將唐弘夫、程宗楚及王處存圍逼長安,黃巢假意率眾東走。據有關學者推考,成令瓌即于此時棄關逃逸^②。

又據上狀說明,成令瓌逃離潼關後,曾劫掠蘄州和黃州之境,淮南節度使高駢對其採用了招降手段,“專差押衙丁威齋委曲深入招誘”,成令瓌遂率步軍四萬、馬軍七千騎歸降高駢,被高駢任為軍前押衙,並“兼給功名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官告一通,權知楚州軍州事”,令其率領歸降兵士到楚州負責淮南北面的防禦事務。成令瓌降唐給黃巢義軍造成了重大損失,所謂“徒伴四萬人、馬軍七千騎”僅是因戰敗而歸降高駢時的兵員,駐守潼關時的兵力則應當不止此數。

(四) 黃巢撤離長安與唐軍入城的時間

黃巢廣明元年(880)底進佔長安,建立大齊政權後,即遭到唐軍的圍攻,中和三年(883)被迫退出京城。關於黃巢撤出長安和唐軍收復京城的時間,後人所據主要為楊復光《收復京城奏捷露布》(見《全唐文》卷九九八)所云中和三年四月八日之說,但諸史記載卻分歧頗大,主要有以下四說:其一,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五五引楊復光告捷露布認為唐軍于中和三年四月八日(甲辰)攻佔長安^③;《平巢事迹考》也採錄了楊復光露布,卻將收復京城的時間繫于中和三年五月八日^④。其二,《後唐太祖紀年錄》及賈緯《唐年補錄》主張黃巢中

① 《全集》,頁308。

② 陳志堅《〈桂苑筆耕集〉的史料價值試析》,載《韓國研究》第三輯,杭州出版社,1996年版,頁66。

③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中華書局,1956年版,冊18,頁8294。

④ 《叢書集成初編》第3834冊,頁9—10。

和三年四月九日(乙巳)撤離長安,唐軍遂收復京城^①。其三,《新唐書·僖宗紀》、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張彭《耆舊傳》和宋敏求《補唐實錄》皆載中和三年四月九日(乙巳)黃巢敗走,十日(丙午)收復長安。其四,《舊唐書·黃巢傳》載黃巢於十日(丙午)敗走,唐軍十一日收復長安。同書《僖宗紀》則稱中和三年四月“己卯,黃巢收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復京城,楊復光告捷”^②。司馬光指出“是月丁酉朔,無己卯、庚辰”(《資治通鑑考異》),力主四月八日收復京城,認為楊復光露布“此最可據,今從之”。另外句延慶《耆舊傳》稱唐軍于中和四年(884)正月十日收復長安,但因與史實相去甚遠而受到司馬光的詆斥(《資治通鑑》卷二五五胡注引《考異》)。

據《桂苑筆耕集》卷一《賀收復京闕表》云:“臣得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牒報:四月十日,當道與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及都監楊復光下諸都馬軍,齊入京城,與賊交戰,約殺卻賊步軍一萬餘人,其馬軍賊便走出城,往東南路去。其賊軍家口錢帛並皆遺下,黃巢亦未知存亡。其逃遁賊徒,尋差兵馬追奔,並已收復京闕訖者。”^③這一時間在卷六《賀收復京城狀》曾再次提及。岑仲勉認為《賀收復京闕表》一文“固作十日,此為司馬氏未見之別一重要史料,亦許分隊退卻,故記載有參差”^④。事實上,楊復光露布所言時間頗為模糊,四月八日,雁門節度使李克用與唐將楊守宗等自光泰門攻入長安後,“賊尚為堅陣,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群凶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有學者認為這是將八日派唐將攻城之事與初十日佔領長安合說了^⑤。兩相比較,因崔氏之表狀所言為唐軍收復長安後,由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轉給淮南高駢的前線報捷牒報,其所云四月十日收復長安的時間應該比楊復光露布更為準確。今人方積六《黃巢起義考》和陳志堅《〈桂苑筆耕集〉的史料價值試析》皆採納了此說。

(五) 黃巢敗亡的詳情

黃巢于狼虎谷敗亡的情況,史書所載相當混亂。關於黃巢戰死的時間,

① 《資治通鑑》卷二五五,中華書局,1956年版,冊18,頁8294。

② 《舊唐書》卷一九《僖宗紀》,中華書局,1975年版,冊3,頁714。

③ 《全集》,頁292。

④ 《隋唐史》第五十一節(四)“巢入京後以至失敗”注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頁500。

⑤ 俞兆鵬《黃巢起義史》注(188),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頁125。

諸史所記歧異最大。首先是死亡月份不同，《舊唐書》卷二〇〇下《黃巢傳》繫於中和四年(884)五月；《新唐書》卷二二五《黃巢傳》、《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和《平巢事迹考》繫於六月；兩《唐書》之《僖宗本紀》則繫於本年七月。其次是被殺日期相異，《舊唐書》卷一九《僖宗本紀》繫於中和四年七月癸酉(15日)，《資治通鑑》卷二五六繫於六月丙午(16日)，《新唐書》卷九《僖宗本紀》繫於七月壬午(24日)，《平巢事迹考》則繫於六月甲辰(8日)^①。

《桂苑筆耕集》卷六《賀殺黃巢表》一文收錄了淮南鄰鎮武寧軍節度使時溥傳給高駢的戰報，明言黃巢敗亡的具體日期為：“逆賊黃巢、尚讓分隊並在東北界，於六月十五日行營都將李師悅、陳景瑜等於萊蕪縣北，大滅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賊將僞僕射林言梟斬黃巢首級，並將徒伴降部下都將李惟政、田球等訖，其黃巢函首已送行在者。”^②由此可知黃巢當死于中和四年六月十七日。有學者認為黃巢死於六月十六日，十七日林言攜黃巢首級投降唐軍^③。但崔氏所據日期源于時溥通告高駢的戰報，黃巢於十七日被殺的記載應該準確可靠。至於七月被殺之說，岑仲勉已辨明：“《舊紀》作七月癸酉(十五日)，蓋誤六月為七月；《新紀》作七月壬午(廿四日)，依《舊紀》乃報到成都之日。”^④即誤將遞送捷書的時間當作了黃巢被殺的日期。

殺害黃巢的義軍將領，除黃巢外甥林言之外，諸史尚有二種異說，《續資運錄》曰：“尚讓降徐州，黃巢走至碣山，路被諸軍趁逼甚，乃謂外甥朱彥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黃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奪卻，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都統軍中。”^⑤而敦煌經卷《肅州報告黃巢戰敗等情況殘卷》S2589號又云：“其草賊黃巢被尚讓煞卻，於西川進頭。”^⑥但所謂朱彥之、尚讓殺黃巢之說皆不被採信。據崔氏《賀殺黃巢表》可知，黃巢是被其外甥、時任大齊僕射的林言所殺，諸史儘管矛盾層出，但對此卻多無異議。《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及《新唐書·黃巢傳》皆載林言欲將黃巢首級獻與時溥，途中

① 《叢書集成初編》第3834冊，頁11。

② 《全集》，頁292。

③ 俞兆鵬《黃巢起義史》注(201)，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頁128。

④ 《隋唐史》第五十一節(四)“巢入京後以至失敗”注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頁503。

⑤ 《資治通鑑》卷二五六《考異》引，中華書局，1956年版，冊18，頁8311。

⑥ 俞兆鵬《黃巢起義史》注(196)，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頁127。

被沙陀博野軍搶奪，林言同時被殺。然《全唐文紀事》卷八“紀功”條則引《吳越備史》云：“師悅，徐州馬步院小吏也，屬王仙芝作亂，遂投行武，後以獻黃巢首級功，遂授是郡。”《北夢瑣言》卷一六亦稱“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裨將李師悅，函首送成都行在也”^①，謂黃巢首級乃時溥麾下行營都將李師悅所獻。據崔致遠《賀殺黃巢表》引時溥狀報所云“林言梟斬黃巢首級並將徒伴，降部下都將李惟政、田球等訖”之語，說明林言被沙陀博野軍斬殺一說頗可置疑。《新唐書·黃巢傳》稱黃巢係自殺身亡，有學者亦贊同此說^②；又有傳說黃巢並未被殺，乃衰老而死^③，皆不足憑信。

另外，兩《唐書》之《時溥傳》與《黃巢傳》、《資治通鑑》卷二五六及《平巢事迹考》載，中和四年(884)五月，黃巢與唐軍李克用部戰于王滿渡，黃巢大敗，其部將尚讓率衆歸降了武寧節度使時溥，並奉命追殺黃巢，六月敗黃巢於瑕丘。新舊《五代史》之《敬翔傳》亦主尚讓歸降時溥之說。但據上引《桂苑筆耕集》卷六《賀殺黃巢表》之“逆賊黃巢、尚讓分隊並在東北界”語，可知黃巢中和四年六月十七日被殺，而此前的六月十五日，時溥仍將尚讓和黃巢並稱“逆賊”，似可說明尚讓並未於其年五月歸降時溥。但有學者認爲此說僅爲孤證，且狀報亦可能有誤，故仍取尚讓投降時溥之說^④，則尚讓何時歸降尚有待補證。

(六) 高駢與唐末遷都事件

黃巢于廣明元年(880)十二月攻佔長安後，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僅帶少數侍從逃奔西川，在成都建立了臨時“行在”，淮南節度使高駢曾兩次表請唐僖宗巡幸江淮，遷都揚州。此事《舊唐書》與《資治通鑑》皆無載，《新唐書·高駢傳》則略云：“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脅邀天子，冀復故權。……又請帝南幸江淮。”^⑤認爲高駢此舉乃包藏禍心、圖謀不軌。從《桂苑筆耕集》卷二所錄崔致

① [清]陳鴻墀《全唐文紀事》，中華書局，1987年版，上冊，頁94。《北夢瑣言》卷一六，中華書局，1991年版，頁308—309。

② 戈春源譯注《黃巢》，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53注⑧。

③ 《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97。

④ 戈春源譯注《黃巢》，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52注⑩。

⑤ 《新唐書》卷二二四《高駢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冊20，頁6395—6396。